

敦 煌 學

高國藩◎著

百年史述要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從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至八〇年代初，當時中國大陸的敦煌學側重在校勘原文、整理資料，研究論文較少，有影響的論著鳳毛麟角，復加上圖書流通不易、政治活動多發，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後二十年間，基本是停滯的。但在這三十年，台灣和香港的研究者發表了大量論著，填補了這個時期的空白點，因此在論述中國敦煌學有成就的學者時，本書側重在台灣的學者，重點介紹他們在五〇至八〇年代的論著。

敦煌學

高國藩◎著

百年史述要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敦煌學百年史述要 / 高國藩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2003 [民 92]

面：公分

ISBN 957-05-1813-8(平裝)

1. 敦煌學

797.9

92014734

敦煌學百年史述要

定價新臺幣 350 元

著 作 者 高 國 藩

責 任 編 輯 李 俊 男

美 術 設 計 吳 郁 婷

校 對 者 江 勝 月 朱 肇 維

發 行 人 王 學 哲

出 版 者 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

電話：(02)23116118 · 23115538

傳真：(02)23710274 · 23701091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E-mail：cptw@ms12.hinet.net

網址：www.commercialpress.com.tw

郵政劃撥：0000165 - 1 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登 記 證

• 2003 年 10 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05-1813-8 (平裝)

09718000

自序

我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即已在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有關於敦煌學的課程，直至21世紀的如今。本書原是一部給博士生、碩士生、外國留學生、訪問學者上課的講稿，大致勾勒了敦煌學百年史的林林總總的要點。直至現在，時間跨度已經二十多年，才在原稿、上課臨時感想隨記、評審記錄等等材料中整理出來，本書的論述，有的發表過、有的沒有發表過，定名為《敦煌學百年史述要》，交與有悠久出版歷史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翻閱目錄，讀者不難發現，在論述中國敦煌學有成就的學者時，本書側重在台灣的學者，重點介紹了他們在50、60、70、80年代的論著；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敦煌學側重在校勘原文、整理資料，研究論文比較少，有影響的論著鳳毛麟角，而且剛發表和出版，中國圖書的流通不易，來不及收集和論述。等到90年代它們公布時，本書框架已經搭成，增加不易了。中國大陸的敦煌學，在文化大革命前後二十年，基本是停滯的，有關論著較少，台灣學者的敦煌學論著，恰好填補了中國敦煌學這個時期的空白點。當然，就是台灣學者論著本書搜集尚不夠完備，例如中央大學中文系謝海平教授的《講史性之變文研究》，原書於1972年由台灣嘉興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印行，直到我於1999年3、4月間去台北、嘉義、花蓮、高雄各大學講學時，才獲贈讀到。

我與台灣學術界交流，在1987年2月到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與傳理系講學時，來自台灣的左松超教授任中文系主任，通

過他，我了解到在二次大戰時四川重慶的小學同學王保珍，戰後我們曾隨國民政府和各自的父母同回南京，直到1949年我避難香港才失去聯絡，已有三十八年沒有見面。她已是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是臺靜農的學生，很巧，我們都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當時台灣海峽兩岸沒有相通，通過她的香港弟子小趙，把我的《敦煌民間文學》書稿帶到台灣，經過中國著名俗文學家曾永義教授推薦在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但是，我直到1999年3月，才有一個短期機會到台灣各大學講學。在鄭阿財、朱鳳玉教授的中正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裡，在楊振良教授的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裡，在康來新、洪惟助、謝海平諸教授所在的中央大學中文系裡，在徐冠雄教授的中華道教學院，在翁太明主持的高雄道德院裡，我都就敦煌學中諸多問題作了講述。在高雄聽講的人特別多，由於圖書室裡有一套黃永武的《敦煌寶藏》，我把原卷搬到講台上講。

在課餘之暇，我拜訪了台北學術界的朋友們，有幸受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管東貴教授及夫人王保珍教授的接待，以及李亦園院士和曾永義教授的宴請。與羅宗濤、王三慶、朱介凡、鹿憶鹿等教授通電話。這一次台灣之行，學術氛圍的寬鬆與自由，給我留下了美好而難忘的印象。

本書強調了中國敦煌學百年的發展，台灣學人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廣泛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從1949年封閉到1979年開放這一段三十年時間，台灣敦煌學界遂成為聯繫英法日俄美敦煌學界的紐帶和中心，本書中不乏這樣的例證。

就我個人的學術事業來說，已有五部專著在台北出版，《敦煌民俗資料導論》（1993，新文豐）、《敦煌民間文學》（1994，聯經）、《中國民間文學》（1995，學生書局）、《紅樓夢民俗趣語》（1996，里仁），連同這部《敦煌學百年史述要》（2003，臺

灣商務印書館)，台北的出版機制沿襲了「五四」運動以來寬鬆、自由的傳統，這個出版機制造就出來中國現代偉大的作家胡適、魯迅、郭沫若、茅盾、鄭振鐸、巴金；中國老一輩所有高產作家凡在中國大陸，其作品在1949年後都稀少了，這是事實；學術界認為，假如魯迅活到1957年，說不定就被劃為右派，而中國大陸至今還是「出版國有化」，夫復何言？

我將這一部《敦煌學百年史述要》獻給21世紀的讀者，它將敦煌學百年史作了分門別類的介紹，主要是讓歷史事實說話。由於我才疏學淺，書中錯誤與失當之處肯定會有，敬希國內外諸賢達賜教。

高 國 藩

2002年10月29日

序於南京大學中韓文化研究中心

導 言

敦煌學自 1900 年王圓籙發現敦煌文庫至今，已有一百餘年的歷史。我自 20 世紀 50 年代初接觸、思考與研究敦煌學，也已有五十年漫長的歲月。在我細心閱讀和深入研究前輩們的有關敦煌文庫著作時，從王國維、羅振玉，到鄭振鐸、劉半農，再到王重民、任二北，他們的敦煌學論著有諸多特點值得我們學習：

第一，有十分深厚的文史內容的聯繫。在一個方面論題裡，往往能發掘出諸多層面文史知識寶藏。

第二，有非常精到的古漢字辨別能力。許多難字都能被他們迎刃而解，使人不能不佩服他們眼光的獨到、敏銳和求證的小心。而且求證很有想像力與藝術力，對胡適大師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法則有出色的發揮。

第三，有不斷延伸著的聯想思維。一個問題他們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進行著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索求，故往往對所求的問題能出新。

第四，有豐富的內容。知識的系統性，章節的條理性，不是零碎知識的堆砌和散亂集中的雜燴，不是補白式的，而是宏篇巨作，有磅礴的氣勢。

這樣，前輩們便把敦煌學的學問做活了。而有些學人，在對敦煌的學問鑽研得還不怎麼深時，便已目中無人了，使人感到可惜。雖然他們對敦煌學的貢獻，可敬可佩，但是他們故步自封起來，劃分學術的勢力範圍，傲視同行，不能博采眾長，

也使自己不能得到很好的發展，而專門等著別人的捧場。有一些半途出家者，研究敦煌學不過圖一時興趣，興趣來得快走得也快，但他們也對敦煌學的繁榮作出了貢獻，敦煌學對一切心得體會都歡迎，歡迎參與。

20世紀中國敦煌學最大的成就，是諸多敦煌文獻校勘本的出現，但學人受意識形態的控制，往往排斥對宗教和巫術的研究，但儘管如此，他們為21世紀敦煌學研究的發展，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使我們能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寫出有深度的敦煌學新的專著來。

21世紀的敦煌學，必將以整體文化深入而有系統的思考，來代替20世紀敦煌學咬文嚼字之特點，從那種自牙縫剔一些肉渣式的研究方法中脫穎而出，對敦煌學作文化的宏觀審視，這必將會成為國際敦煌學的新潮流。

我相信，敦煌學百年之後，「掠奪論」將會淡化，將會出現新一輪的融合，阻礙與西方聯合研討敦煌學誰是發現者的絆腳石，其實便是已逝去的民族主義的感覺和冷戰時期的輿論產物，把一切探險者都視為強盜；這樣就不可能正確評價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的偉大發現，和他們的光輝業績。其實我們後來者對敦煌文庫的指指點點，不過只是在室內做學問和葉昌熾式的高談闊論以及紙上談兵，雖然必需，但是比起發現者的艱辛，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21世紀，將會對封閉時期敦煌、吐魯番、龜茲、樓蘭等等一切西域文物的認識作重新評價，將會肯定國際學術界共同發現敦煌與共創敦煌學，也必將會有新的審視與討論；對開創者作出新的評價，求得新的平衡；對爭議人物，從政治區分轉變為學術區分；而對19世紀末的國際東方學的學術探險，也必將會有進一步的總結；開放的中國學術界，將會接受並融合早已開放的西方思潮，從而徹底

終結冷戰思想的延續。

我也相信，敦煌學百年之後，比較論將會強化。敦煌學界會對現實社會及其所發現的新的資料，作出世界性全方位的對比研究。沒有比較，就沒有敦煌學；沒有新的比較，就沒有新的敦煌學。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只有比較才能產生真知灼見，沒有比較就不能鑒別其好壞與美醜。敦煌文庫的資料是人類的百科全書，是無與倫比的文化寶藏，是登峰造極的智慧結晶，再自命「偉大」的學者，在他面前也是一個小學生，也必須從頭學起。

敦煌學百年最大的悲哀，是貧窮籠罩了中國本土，一聲炮響送來的平均主義如洪水般的災難，淹沒了中國知識分子崇高的地位，也埋葬了所有敦煌學研究者想去倫敦、巴黎、東京、莫斯科、新德里等地一睹敦煌原卷的風采之善良心願。我作為一個20世紀敦煌學虔誠的膜拜者，終其一生研究了敦煌學，就只能生活在這種尷尬的境遇中，無法解脫，最後化為一聲嘆息。

俱往矣！20世紀的敦煌學。令人神往的敦煌石窟、克孜爾石窟、庫木吐拉石窟、森姆散姆石窟、阿斯塔那墳墓，和神秘的敦煌寫卷，隨著歲月的流逝，已逐漸地離我而遠去了；我終必將自己燦爛的生命，留住在九部敦煌學的著作裡，給我至親至愛的中國和全人類。他們是：《敦煌民俗學》(1989)、《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1992)、《敦煌巫術與巫術流變》(1993)、《敦煌民俗資料導論》(1993)、《敦煌民間文學》(1994)、《敦煌俗文化學》(1999)、《中國巫術史》(1999)、《敦煌曲子詞欣賞》(2001)、《敦煌學百年史述要》(2003)。

目 錄

自 序	i
導 言	iv
第一章 沙海裡的珍珠——敦煌史略	1
原始社會中國文化傳至西域——西漢以後敦煌的 興盛——西漢張騫鑿空——敦煌的氣候與洞窟	
第二章 佛教的傳入與莫高窟創建的歷史	9
佛教的興起史——犍陀羅藝術史蹟——佛教的傳 入史——中國漢晉形成的石窟群體及東晉莫高窟 的創建史	
第三章 敦煌藝術史簡述	19
漢魏歷史文化背景與敦煌藝術史——十六國、北 魏、西魏石窟藝術大慈大悲的佛國——北魏、西 魏古敦煌人質樸的微笑——承前啟後的北周、隋 代的石窟藝術——燦爛奪目的唐代石窟藝術—— 隋唐時代惹人喜愛的飛天——唐代敦煌藝術鮮明 的個性——晚唐至宋元現實風俗畫——敦煌藝術 與文化寶藏的再現	
第四章 敦煌壁畫中歷代著名的佛教故事	35
北朝時代的鹿王本生故事——北朝至五代沙彌守 戒自殺的故事——北朝時代五百強盜成佛的故事 ——北朝至隋代睽子本生故事	
第五章 敦煌寫本發現的歷史	51

藏經洞的封閉與伯希和論點提出的時代——發現者的被否定與王圓籙的發現日期

第六章	中亞珍品發現的歷史	59
	西方撬開中國封閉科學大門的歷史與俄國的進入——德國財團資助下的考古探險經歷——鄉民賣出「鮑爾文書」以後英國瑞典美國的進入——日本與法國考古與研究的歷史——樓蘭等千年古蹟的逐漸被毀滅與橫遭盜掘的歷史見聞	
第七章	敦煌遺書發現的歷史軌跡	75
	俄國人的首先發現——英國人的接踵而至——法國人的精心挑選——日本人的野蠻濫挖——俄國人的捲土重來——美國人的剝離壁畫與「強盜論」的形成	
第八章	敦煌遺書豐富的內容	95
	佛道儒等重要的文獻——社會經濟文化等重要文獻	
第九章	中國敦煌學史的三個階段	101
	敦煌學的起名——驚呼識寶階段（1908 - 1925年）——奔走搜集階段（1925 - 1949年）——總結與探討階段（1949 - 2001年）	
第十章	國際敦煌學研究的進展	117
	新加坡敦煌學研究——日本敦煌學研究——英國敦煌學研究——法國敦煌學研究——俄國敦煌學研究——美國敦煌學研究——韓國、印度、德國及澳大利亞敦煌學研究	
第十一章	敦煌變文研究的進展	131
	佛曲與變文——音譯論——文體論——分類論——各類特點探討	

第十二章 敦煌曲子詞研究的進展	151
《敦煌雲謠集新書》與《敦煌詞話》——《敦煌曲子詞 斠證初編》——敦煌曲子詞論文選錄——敦煌民間 小調研究——敦煌曲子詞校訂——《敦煌曲》(Airs de Touen-houang)——《敦煌歌辭總編》——《敦煌 曲子詞欣賞》和《敦煌曲子詞欣賞續集》	
第十三章 敦煌文庫中唐詩研究的進展	173
秦婦吟研究的進展——王梵志詩研究的進展—— 不見於《全唐詩》中之唐詩研究的進展——已見於 《全唐詩》中之唐詩研究的進展——敦煌本唐詩研 究的繼續	
第十四章 敦煌學研究中心與研究	193
敦煌學研究中心——《敦煌變文論輯》等書的出版 ——敦煌學工具書的出版——臺靜農等學者研究概 況——敦煌學一般情況簡介——《華岡文科學報》 與《敦煌藝術史專題研究》——大型敦煌學叢書： 《敦煌寶藏》與《敦煌叢刊》	
第十五章 潘重規的敦煌學研究	209
潘重規生平及重要文章略述——潘重規重要文章 簡述——《敦煌變文集》新校本的出現——《中央日 報》載文談《王梵志詩校輯》	
第十六章 蘇瑩輝與陳祚龍的敦煌學研究	225
蘇瑩輝重要文章略述——陳祚龍的論著	
第十七章 金榮華、羅宗濤、黃永武的敦煌學研究	235
金榮華重要文章略述——〈敦煌寫卷拾遺〉—— 羅宗濤的變文研究——黃永武的重要文章	
第十八章 張金泉與盧向前的敦煌學研究	247

4 敦煌學百年史述要

漢語音義學研究的里程碑：張金泉《敦煌音義匯考》
——凡治學必以出新為重：盧向前《敦煌吐魯番文
書論稿》

- 第十九章 鄭阿財、朱鳳玉、王三慶、蔡主賓、林聰明的
敦煌學研究 251
鄭阿財、朱鳳玉的敦煌文學論著——王三慶的研
究論著——蔡主賓、林聰明的研究論著
- 第二十章 王輔仁、何丙郁、何冠彪、周鳳五及其他學者
的敦煌學論著 257
王輔仁等學者的專著——黃忠慎等學者的文章——
戴瑞坤論周篤文敦煌書法研究
- 第二十一章 敦煌學國際研討會 269
三種不同開會的模式——敦煌詩詞新探——《太公家
教》新探——敦煌變文新探——敦煌寫本新探——歷
史問題新探
- 第二十二章 敦煌文庫與東西方文化的溝通與傳播 287
最古老的信息載體與庫車模式翻版的終結——表
現東西方經濟與文化往來——反映東西方商業貿
易的溝通——突出東西方藝術的交流——容納世
界各種宗教的輸入
- 附 錄 台港 1950 — 1983 年敦煌學論著目錄 297
後 記 319

1

沙海裡的珍珠 —— 敦煌史略

原始社會中國文化傳至西域

中亞地區是中國的西域，與中華民族的關係甚為密切，在先秦時期即已進入與古代世界文化的交流洪流中。據《莊子·天地》云：「黃帝遊乎赤水，登乎崑崙之丘。」賈誼《新書·修政》亦云：「（黃帝）涉流沙，登於崑崙。」堯「身涉流沙地」。《荀子·大略》曰：禹「學於西王國。」遠在原始社會的神話時代，中華民族的始祖神與英雄神，足跡便已遍及西域地區。《穆天子傳》是戰國的典籍，記載西周第五代國君周穆王姬滿於在位的十七年西巡所經的地區，漢司馬遷於《史記·趙世家》中肯定：「繆王（按即指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穆天子傳》記載的西巡之地，即今新疆，故中西交通遠在西周就已異常興盛。《逸周書·世俘解》云：「凡武王俘商歸玉億有百萬。」也可知商代新疆和闐之玉已運入內地。《竹書紀年》云：「帝堯陶唐氏十六年，渠搜氏來賓。」按渠搜國就是漢代所說的大宛國之費爾干納，《竹書紀年》是在戰國魏襄王墓中出土的，出土的時代是西晉時代太康年間（280－289），也可以說明遠在戰國年代就已傳說在原始社會有漢族的祖先開發西域。

考《述異記》所說：「湯時（中國遠古商朝），西風吹奇肱人乘車至豫州界。」《竹書紀年》就說：「奇肱氏以車至。」明末來中國傳教的義大利人艾儒略（Julio Aleni, 1582－1649）《職方外紀》云奇肱可能在今義大利西西里島（Sicilia），是地中海中最大島。

再從絲織品出口談，公元前8世紀《舊約全書·以賽亞書》稱中國人為「絲人」。《大藏經》卷五十一、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記有公元前8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月護王旃陀羅笈多時代的書《治國安邦術》（《政論》）中的話：「嬌奢耶和產生在脂那的

成捆的絲」，「嬌奢耶者，野蠻絲也。」「脂那絲」指中國絲，「野蠻絲」指印度絲。公元前2世紀印度《摩奴法典》也記載了中國絲。姚寶猷《中國絲絹西傳史》認為，中國絲絹西傳，早在公元前15世紀商代中期。

以上種種事實說明中國文化傳至西域乃至中亞以外地區，橫亙千古，遠在西漢以前。

西漢以後敦煌的興盛

敦煌，是中國西北地區沙漠之海裡的珍珠。遠在漢代和唐代，它是祁連山下的明燈，有著輝煌的歷史時期。什麼是敦煌？東漢應劭說：「敦，大也；煌，盛也。」（《漢書·地理志》注）這是說，這塊地方既廣大又興盛，說起大，因為這裡是一塊戈壁大沙漠中的綠洲，敦煌縣的面積有浙江省一半大，在敦煌四周是一塊荒蕪的戈壁灘，上面只生著叢叢稀疏的駱駝刺和白草（又叫芨芨草），沙土混合著無垠大大小小的鵝卵石，在那些低窪的地方，雖然有些水壩和牧草，但是地上結了一層銀白色的鹼塊，而水又是既苦又澀的，不能進口，因此，敦煌四周荒涼的戈壁灘上，根本就不能種植莊稼，人也無法生存。但是，進入敦煌卻不同了，彷彿進入了桃花源的仙境一般，月牙泉湧出的泉水，既清涼又甜美。泉水灌溉了四周細細沙土地，適宜人的住家和耕種。月牙泉又是怎麼來的？它與整個甘肅河西走廊的三大水系有關。高峻的祁連山海拔高達四千米以上，終年積雪，共有冰川三千三百多條，總儲水量有一千三百二十億立方公尺，而冰川大部分布在北面。每當夏季冰雪消融，河水奔騰，匯合成甘泉水（即現今的黨河）、苦水（即現今的蘆草溝）和獨利河（今名疏勒河）三大水系，而疏勒河的水又連繫

著橫穿敦煌的黨河，使敦煌地下水資源豐富，漢代元鼎六年（前111）設立的敦煌四郡（武威郡、酒泉郡、張掖郡、敦煌郡），便是分布在這三條古河流經的綠洲上。河西走廊，東西長一千多公里，南北寬幾十乃至百公里，東面起於烏鞘嶺，南面靠祁連山，山後是騰格里沙漠和馬丹吉林沙漠，整個敦煌地區年降水量只有五十毫米，如果没有豐富的地下水源，就形成不了綠洲。

漢代和唐代，敦煌這裡為什麼興盛起來的呢？這是它的地勢造成的。隋裴矩《西域圖記·序》云：「敦煌，咽喉之地。」《肅州志·沙州衛志》描寫這一塊地方的重要，說：「雪山為城，青海為池，鳴沙為環，黨河為帶，前陽關而後玉門，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陝之咽喉，極邊之鎖鑰。」說它是一把關鍵的「鎖鑰」是一點不錯的，敦煌是著名「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在漢唐，絲綢之路是從河南古都開封，或陝西古都長安出發，穿過河西走廊，到了敦煌，再出玉門關，陽關，由於前面有新疆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阻隔，又有著崑崙山和天山的抵擋，就沿著崑崙山北側和天山南側，分為南北兩條幹道，這兩條幹道都必須從敦煌開始它那「絲綢之路」漫長的旅程。南道，必須從敦煌經樓蘭（即鄯善，現在的若羌東北），于闐（和闐），莎車等地，越過蔥嶺（帕米爾）到大月氏（阿富汗），安息（波斯，即伊朗），再往西可到條支（伊拉克或阿拉伯），大秦（羅馬帝國）等國。北道，也必須從敦煌經車師前王庭——高昌（現吐魯番），龜茲（現庫車），疏勒（現喀什）等地，越蔥嶺，到大宛（現烏茲別克費爾干納），康居（德國、俄羅斯撒馬爾罕），再折向西南經安息到大秦。（參見《漢書·西域傳》）由此可見，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地，它確實是咽喉和鎖鑰。